



白哈叭狗

庫普林著

4800

庫 普 林

白 哈 叭 狗

潘勳照 馮順伯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白哈叭狗是庫普林短篇小說集，其中包括伊朱姆洛特、白哈叭狗、里斯特黎岡三個短篇。伊朱姆洛特是一匹良馬的名字，庫普林用非常細膩的筆調描寫這匹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動態。白哈叭狗是其中最有意義的一篇，寫出了沒落的剝削階級的生活，狠狠地暴露了他們醜惡的面目，却把那隻白哈叭狗所在的一個流浪雜技團裏的一個老頭，一個孩子和白哈叭狗本身寫的那末善良，勇敢。里斯特黎岡寫打魚的情況，寫漁人的大胆和慷慨，這篇小說的生活氣息很濃厚。

А. И. Куприн

БЕЛЫЙ ПУДЕЛЬ

根據 А. И. Куприн,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1954 年版本譯出

白 哈 叭 狗

庫 普 林 著

潘勳昭 馮順伯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47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1/16 字數 73,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價(6) 0.30 元

統一書號：10078·1047

定價：三角

目 次

伊朱姆洛特.....	1
白哈叭狗.....	21
里斯特黎岡.....	62

伊 朱 姆 洛 特

紀念無與倫比的花班駿馬黑爾斯托緬爾

—

四歲大的牡馬伊朱姆洛特是一匹身材高大、善跑的馬，具有美洲種的體格，勻稱的銀鋼色的毛，牠照例近半夜時分，在自己的馬廄內睡醒了。與牠並排着的左邊、右邊跟走廊對面那些馬，有節奏地、頻繁地、全像按着一個拍子似的在咀嚼乾草，用牙齒津津有味地嚼出喀吱喀吱的聲音，偶爾吸進了灰塵，就噴響一下鼻子。角落裏的一堆麥秸上，一個值班的馬夫在打鼾。按着輪班的日期和特別的鼾聲，伊朱姆洛特知道這是瓦西里——一個年輕的小伙子。馬兒們都不喜歡他，因為他老在馬廄裏吸臭煙，時常醉醺醺的走進馬廄，用膝蓋撞着馬肚子，拿拳頭在馬的眼前揮舞，粗魯地扯住籠頭，以及老是用一種不自然的、威嚇的、嘶啞的低音對着馬兒們嚷叫。

伊朱姆洛特走到柵門跟前。門對着門，那邊馬廄裏站着一匹還沒有長成的、年青的黑牝馬歇果利哈。在黑暗中伊朱姆洛特看不見牠的身體；可是每當牠撒下了乾草，把頭掉過來的時候，牠的大眼睛就一剎那閃現出美麗的、紫色的光輝。伊朱姆洛特張大着柔軟的鼻孔，吸了好一陣子空氣，聞到牠皮膚上那種幾乎辨別不出而又強烈的、叫牠激動的氣味，就親切地

嘶了一聲。牝馬急忙回過頭來，用一種細弱、顫抖而又親切、戲謔的嘶聲來回答。

正在這當兒，在牠並排的右邊，伊朱姆洛特聽到一種妒忌的、生氣的氣息。那兒住着奧尼津，一匹頑劣的、褐色的老牡馬，祇是在城市的單馬計速賽^①中為獲得獎品才偶爾去試一下身手。這兩匹馬被一塊薄板隔開來居住着，相互看不見，但是伊朱姆洛特靠近柵欄右邊盡頭噴鼻息，清楚地嗅到那種咀嚼乾草的熱氣，從奧尼津呼吸急促的鼻孔裏發出來……於是兩匹牡馬就在黑暗中互相嗅了一會兒，把耳朵緊貼着腦袋，彎着脖子，越來越生氣。突然，兩匹馬同時惡狠狠地尖叫、嘶鳴，把馬蹄踢起來。

“真淘氣，鬼東西！”馬夫睡眼惺忪地用一種慣常的威嚇聲嚷道。

兩匹馬就從柵欄邊往後一跳，警覺起來了。牠們彼此早就耐不住了。可是三天以前，就在這馬廄裏放進了一匹優美的黑牝馬。這樣的事通常是不會有的，所以會有這樣的事，是因為匆匆忙忙地跑馬的時候，地方不夠的緣故。現在牠們沒有一天不發生好幾次厲害的爭吵。不論在這兒，在圈子裏，或是在飲水場上，牠們老是爭吵。伊朱姆洛特對這匹身材很長又自信的牡馬、這匹劣馬的強烈氣味、像駱駝般突出的喉結、憂鬱而凹陷的眼睛，尤其是牠那由於幾年來的賽跑和以往的打架鍛鍊得像石頭般結實的骨骼，心裏可覺得有些害怕。

伊朱姆洛特假裝自個兒完全不害怕，並且此刻什麼事也

① 一匹馬單獨賽跑，計算牠在一定路程內需要多少時間。

沒有發生過的樣子，轉過身來，把頭低垂在槽內，用柔軟、靈活得似有彈性般的嘴巴，開始翻動着乾草。起初牠祇是任性地咬咬分做一堆堆的草，可是嘴巴裏細嚼過後的味道很快就吸引住了牠，牠這才認真地吃起來。就在這時候，牠的腦海裏流過一股緩慢、淡漠的思潮，和那些形象、氣味、聲音的回憶扭結在一起，隨後永遠消失在過去和未來無窮無盡的遐想中。

“乾草，”牠想到這，就記起了晚上送乾草來的老馬夫拿柴爾。

拿柴爾是一個好老頭兒；他身上總是怪好聞的發出一股黑麵包和一點兒葡萄酒的味兒；他的動作老是那麼從容不迫、手脚輕巧，在他值班的幾天裏頭，馬兒們覺得燕麥和乾草似乎格外有味兒；每逢他照料馬，用一種親切的責難的聲音跟牠低聲談話，不斷地哼唧唧唧，聽起來覺得怪舒服的。不過他缺少一點主要的東西，就是管馬的本領。在試馬的時候，從韁繩上可以感覺到他的手動搖不定、沒有拿穩。

瓦細克①那傢伙也沒有管馬的本領，儘管他喊叫和糾纏，可是所有的馬都知道他是個胆小鬼，因此也都不怕他。他連馬都不會騎——祇會拉拉扯扯，搞得手忙腳亂。至於第三個馬夫却是個獨眼龍，比他們兩個厲害些，可是就不喜歡馬，又殘忍又暴躁，他那雙手僵硬得就跟木頭一個樣。而第四個——安德烈亞施卡，還完全是個小孩模樣；他跟馬兒們打趣，像一匹小乳馬那樣，而且偷偷地吻着馬的上唇和鼻孔，——這可並不十分快活和好笑。

① 就是指瓦西里。

至於另一位瘦長個子，駝着背，刮過的臉上戴一副金邊眼鏡，——噢，這又是另一個樣兒了。他完全像一匹非凡的馬，機智、強壯並且勇敢。他從不生氣，也沒有用鞭子打過馬，甚至威嚇一下都不曾有過；然而，當他騎着美洲種馬的時候，牠是多麼的歡欣愉快，得意洋洋地依從着他的靈巧有力的、能明白每一個動作的手指啊。當全部的體力都用在馳騁的時候，祇有他一個人能夠使伊朱姆洛特達到這樣快活的協調的地步，而這又是多麼痛快和輕鬆啊！

這時候，伊朱姆洛特在幻想中看見了賽馬場上的短路，差不多睽見了每一所房子和路上的每一根柱子；看見了賽馬場的砂土、看台、奔跑着的馬、碧綠的草和金黃的綢帶子。突然間牠又想起了那匹黑褐色的三歲大的馬，幾天前在餵食場上摔壞了腿骨，一瘸一拐地走。伊朱姆洛特一邊想到牠，一邊就在想像中自己試着帶點瘸地走路。

一束味道特殊、十分可口的乾草落進伊朱姆洛特的嘴巴裏，牠細嚼了一會兒，嚥了下去，好一陣子在自己的嘴裏還聞得到某種凋謝的花跟芬芳的枯草的微妙的香味。在馬的腦子裏閃過一種模糊不清、完全捉摸不住的、遙遠的回憶。這就像抽煙的人有時候碰到的情形一樣，偶而在街上抽上一口煙，在難以抑制的剎那間一切突然又在眼前浮現出來：糊着舊壁紙的半暗不明的走廊、餐櫥上的孤寂的蠟燭啦，或者夜裏漫長的道路、有節奏的鈴鐺聲和疲倦的瞌睡啦，或者不遠的藍森林、眩目的雪、圍捕野獸的叫嚷聲、使膝蓋顫抖的那種熱切心情，——於是剎那間，當時那種難以記起的、激動的而眼下不能捉摸的感覺又親切又憂傷地、模糊不清地觸動了牠，掠過牠的心

坎。

這當兒，食槽上面，一扇黑洞洞的、直到現在也看不清的小窗子漸漸發白，在黑暗中隱隱約約出現了。馬兒們更加懶洋洋地咀嚼着，一匹跟着一匹在沉重地、慢慢地呼吸。院落裏公鷄用一種熟悉的叫聲在喔喔啼着，像喇叭似的響亮、爽朗、尖銳。還有別的公鷄也在不停地輪流鳴唱，久久地、遠遠地向四面八方傳到各處。

伊朱姆洛特把頭埋到食槽裏去，仍舊想法在嘴巴裏保持住、重新喚起並且加強這特殊的味兒，在這滋味中喚起一種不易領會的回憶裏的一種微妙的、差不多是身體上的反應。可是伊朱姆洛特不能再體會到這個，於是，不知不覺打起瞌睡來了。

二

牠的腿和身體沒有一點毛病，十全十美，所以牠總是站着睡，略爲前後搖擺。有時候牠全身顫抖，於是不再酣睡，警覺地打盹了一會兒，可是隔了幾分鐘，就又睡熟了，全部肌肉、神經和皮膚在這當兒得到了休息，使精神恢復過來。

黎明以前，牠夢見了早春的清晨，大地上空的通紅的朝霞和低低的芬香的草地。青草長得這樣茂密多汁，綠得這樣鮮艷美妙非凡，給朝霞一照，顯出這樣溫柔的玫瑰色，人們和野獸只有在童年時代才看得見這種情景，草葉上露珠到處發出亮光，就像顫抖的火光一樣。在輕快、稀薄的空氣中，各種各樣的氣味格外分明地傳送過來。透過早晨的涼爽，聞到鄉村煙囪上盤旋着的藍色透明的煤煙的氣味，草地上所有的花卉

散發出各色各樣的馨香，籬笆外頭儘是車轍的、濕漉漉的路上混雜着許多氣味：有人的氣味、柏油的氣味、馬糞的氣味、灰塵的氣味和從走過的牲畜羣裏散發出來的極新鮮的牛奶的氣味，院牆的樅樹幹上發出的樹脂的香味。

伊朱姆洛特，那時候還是一匹七個月的小駒，沒有目的地在田野裏跑來跑去，低垂着頭，用後腳向上踢。牠整個身子像是由空氣做成一樣，完全沒有感到自己身體的重量。芬芳的白雛菊在牠的腳下往後跑，牠直奔向太陽。濕漉漉的青草打着牠的骹骨和膝蓋，使它們變得又冷又黑。淺藍的天空，綠油油的草，金黃的太陽，美妙的空氣，青春的陶醉的歡樂，力氣和奔跑！

但是這會兒，牠聽到一種不安的、親切的、簡短的、召喚的嘶聲，牠對這嘶聲這樣熟悉，就是在上千種別的聲音裏邊，老遠總能辨別出來。牠停住不跳，細聽了一會兒，高抬起頭，動了一下細弱的耳朵，豎起毛茸茸的、搖晃得像掃帚似的短尾巴，隨後用一種冗長的聲音大叫着回答。因為這聲喊叫，牠那勻稱、瘦削、長着長腿的身體直發抖，就向母親跑去。

牠是一匹骨瘦如柴、安靜的老牝馬——從青草堆裏抬起濕漉漉的嘴臉，迅速地、關心地嗅着小駒，接着馬上又吃起來，好像趕着做一樁刻不容緩的事情似的。小駒在牠的肚子底下彎下柔韌的脖子，向上擡起嘴臉，慣常地用嘴唇插到後腿中間，找着有彈性的暖乳頭，裏面充滿了甜蜜的、帶點酸味的奶，一股股又細又熱的奶噴到牠的嘴巴裏去，牠一直吸着，不能丟開。母親把臀部挪開，裝出想咬小駒的鼠蹊的樣子。

整個馬廄裏都亮了。生活在馬羣裏的一匹長着鬍子、帶

有臭味老山羊走近兩扇裏面攔了塊方木的門，朝後面望着，向馬夫哞哞地叫。正在梳着蓬亂的頭，赤着脚的瓦細克走過來開門。這是一個帶有冷意，深秋的藍色的早晨。馬廄裏的熱氣立刻從打開的端正的四角方方的門裏湧出來。霜和落葉的清香在馬圈裏蔓延開來。

馬兒們清楚地知道馬上要撒燕麥了，就忍不住在柵門旁邊低聲哼着。貪饞的、任性的奧尼津用蹄子踢着木頭鋪板，按照牠的壞習慣，用上齒咬着包有鐵皮、已經啃碎了的食槽邊上的木板，伸長脖子，吞了一口氣，打起嗝來。伊朱姆洛特把嘴臉在柵門上擦着搔癢。

其他的馬夫都來了——他們一起有四個人——沿着馬圈開始把燕麥盛在計量器裏。拿柴爾把沉甸甸的、沙沙作聲的燕麥撒到伊朱姆洛特的食槽裏，牡馬慌忙向食料伸進嘴去，或者越過老頭兒的肩膀，或者穿過他的胳膊下邊，暖暖的鼻孔顫動着。馬夫喜歡這匹馴服的馬兒的急切心情，故意不慌不忙地，用胳膊肘擋住食槽，嘴裏嘮叨着好心的粗話：

“瞧你這個樣兒，饞嘴的畜生……噯，來得及……唉，會給你吃的……再拿嘴臉碰我，我就揍你。”

從食槽上面小窗洞那兒向下斜射進來一根四方形的、叫牠們愉快的太陽的光柱，在光柱內升起一團團被窗欄的長影子分開着的無數金色的灰粒。

三

伊朱姆洛特剛吃完燕麥，馬夫就來牽牠到院子裏去。天氣變得暖和起來，大地微微地鬆軟了，可是馬廄的牆上結了

霜，仍舊顯出白色。剛從馬廄裏扒出來的馬糞堆發出一股濃重的熱氣，在馬糞上亂爬着的麻雀興奮地吱吱叫着，好像牠們在吵嘴似的。伊朱姆洛特低着頭進門，小心地跨過門檻，愉快地把芳香的空氣吸了很久，然後顫抖了下頸脖跟整個身子，響亮地噴着鼻息。“你好！”拿柴爾一本正經地說。伊朱姆洛特沒有立定下來，渴望着那種劇烈的動作，在眼睛和鼻孔裏迅速掠過的空氣的呵癢的感覺，心的厲害的跳動，深沉的呼吸。牠給拴在繫馬椿上，嘶叫，踢動着後腳，向旁垂着脖子，用一隻突出的眼睛，又黑又大，眼白帶有紅紅的血絲，朝後面斜視着黑牝馬。

拿柴爾把一桶水擎得比頭還高，因為用力直喘着氣，把水澆在種馬背上，從肩骨澆到尾巴。對於伊朱姆洛特來說，這是一種熟悉的、爽朗、愉快而又始終帶有意外的可怕的感覺。拿柴爾又提了桶水來，潑在牠的腰部、胸口、腿和尾下突出的地方。每一次，他用長滿繭子的手掌壓得很緊地撫弄着毛，把水擠掉。伊朱姆洛特朝後面望了一下，看看自己高高的、有點下垂的、突然叫太陽光照得烏黑發亮的臀部。

這是一個賽馬的日子。伊朱姆洛特從馬夫們在馬兒們的身旁特別焦急地奔忙中就知道了。有些馬由於身量矮小，一般都釘了馬蹄鐵，骹骨上套上皮腿套。另外一些馬用粗麻布帶子捆着腿，從腳骨節直捆到膝蓋，或者用鑲着皮毛的大馬被在前腿後面把胸部兜起來。從敞棚裏拖出有高座位的兩輪輕便馬車，它們的金屬輻條在行路時愉快地閃閃發光，紅色的車轆和彎曲的、寬闊的紅車槓由於新的油漆而發亮。

伊朱姆洛特身上已經晾乾了，用刷子洗刷過，拿毛線手套

擦乾，這時一位英國人，主要的騎手來到了。這位瘦長個子、有點駝背、長手的人使人們和馬兒們同樣地敬畏。他的黝黑的臉刮得乾乾淨淨，果斷的嘴唇小而彎曲，就像諷刺畫上的那模樣兒。他戴着一副金邊眼鏡；透過眼鏡，他那一雙亮晶晶的淺藍色眼睛堅定地、沉毅地瞧着。他注意地瞧着馬夫們收拾馬。穿着高統靴的長長的兩腿叉開，兩手深深插進袴子的口袋裏，雪茄有時啣在這邊嘴角，有時啣在那邊嘴角。他身上穿着有毛領子的灰色上衣，戴一頂有窄帽簷和又長又直的四方形帽舌的黑色便帽。有時他用斷斷續續的、漫不經心的聲音發出簡短的責備，所有的馬夫和工人立刻向他轉過頭來，馬兒們也朝他這一邊豎起耳朵諦聽。

他特別注意伊朱姆洛特的套具，朝牠的整個身子，從馬鬣直到馬蹄，仔細打量着。伊朱姆洛特感覺到這種精細的留神的目光，就驕傲地抬起頭來，輕輕地半轉過柔軟的脖子，豎起尖細的、薄薄的耳朵。騎手親自把手指頭探進肚帶和胸部中間，試過馬肚帶的鬆緊，在馬身上加上灰色粗麻布的馬被，馬被有紅邊，在眼睛附近有紅圈，後腿下部有紅紅的花紋字母。兩個馬夫，拿柴爾和獨眼龍從兩邊牽着馬勒，沿着那條夾在兩排稀稀朗朗的大石頭房子中間的很熟悉的馬路，領伊朱姆洛特到賽馬場去。離開跑圈不到四分之一維爾斯特。

賽馬場的院落裏已經有許多馬兒。馬夫牽着牠們繞着圈兒朝一個方向走，那就是牠們平常沿着跑圈走的方向，這是與時針的方向相反的。一些矮小、腿很結實、尾巴剪短了的副馬帶到院子裏來。伊朱姆洛特立刻認出這匹老是跟牠一道跑的白色小公馬，於是兩匹馬便低聲地、親熱地嘶叫着，表示問好。

四

賽馬場上的鈴聲響了。馬夫們從伊朱姆洛特身上拿掉馬被。英國人戴着眼鏡，給太陽照得眯細着眼睛，露出長而黃的、像馬齒樣的大牙，一邊走一邊扣手套，膈肢窩下挾着鞭子。一個馬夫把伊朱姆洛特那條垂到骹骨那兒的蓬鬆的尾巴收拾收拾好，小心地把牠套到二輪馬車的座位上，使牠的淺色的尾巴向後垂着。柔軟的車轅由於騎手身體的重量，有彈性地顫動了一下。伊朱姆洛特朝後面向騎手瞟了一眼，他幾乎緊挨着坐在牠臀部後面，兩條腿向前伸出，跨得很開地擱在車轅上。騎手不慌不忙地抓住韁繩，向馬夫們簡短地喊了一聲，於是他們一下子都鬆了手。伊朱姆洛特喜歡這次跑馬，剛要向前奔馳，可是一隻強有力的手拉住牠，祇得微微抬起身子，抖着頸脖，邁着又大又稀的步子走出門，向賽馬場跑去。

沿着一維爾斯特長的橢圓形的木柵欄，鋪着一條黃砂大跑道，砂子鋪得比較密，略微有點濕，所以馬蹄在踏下去的時候，砂子就愉快地彈回來。明顯的馬蹄印和馬來橡膠輪胎留下的又勻又直的長條，就像一條犁出來的帶子。

旁邊伸展着看台，有兩百匹馬連起來那麼長的高大的木房子，那兒從地上一直到給細柱子撐着的房頂，像山一樣的黑壓壓的人羣在移動着，叫嚷着。伊朱姆洛特覺得韁繩輕輕地一拉，牠立刻明白是要牠加快速度，於是感激地哼了一聲。

牠邁着均勻的大步，幾乎沒有搖晃背脊，向前伸長了脖子，略微靠向左邊的車轅，直抬起嘴臉。因為牠邁着稀疏而長得少見的步子，老遠望過去不覺得牠跑得很快；看起來，直得像

兩腳規一樣的前腿不慌不忙地量着路，蹄尖輕輕碰到地。這是真正美洲種馬的訓練，在這種訓練中一切外表的動作都不講究，只要使馬的呼吸輕鬆，空氣阻力減少到最低程度，摒棄奔跑的一切不需要的動作；那些動作毫無效果地浪費了力氣。在這種訓練裏面爲了輕快、警覺、長呼吸和跑得有勁，寧可犧牲外形的好看。這種外形的美麗把馬變成一種無可指責的活機器。

眼下，在兩次奔跑的間歇的時候，給馬溜溜。這麼做無非爲了讓馬喘喘氣。許多馬和伊朱姆洛特在外圈子向同一個方向奔跑，而在裏圈——面對面地跑着。一匹黑斑、白嘴臉、高身量的灰色跑馬，阿爾洛夫的純種，有挺強壯的頸脖子，往上翹起來，彎得像個喇叭的尾巴，像是集市上的馬，趕過了伊朱姆洛特。在途中，牠哆嗦着由於流汗而發黑的肥大的胸脯和濕漉漉的鼠蹊，從膝蓋向一邊放開前腿，每走一步，牠的腹內便發出響亮的呃逆聲。

隨後，從後面走過來一匹身量端正、高大、有又黑又稀的鬃毛的栗色雜種馬。牠跟伊朱姆洛特一樣，也是照美國方法受過訓練的。牠那短短的光滑的毛閃閃發亮，走動時，皮下筋肉鼓出來。在騎手們談着什麼的時候，這兩匹馬就並排地走了一陣子。伊朱姆洛特嗅遍母馬，想在途中和牠頑耍一回，可是那個英國騎手不允許，牠只得服從了。

面對面迎着牠們，有一匹高身量的黑毛公馬大踏步地飛奔過來，牠全身裹着肚帶、護膝布和護身衣。牠的左邊車轅直向前突出，比右邊車轅要長出半阿爾申，而繫在鋼栓上的皮帶穿過套在頭上的環帶，從上面，從兩側勒緊馬的神經質的鼻

樑。伊朱姆洛特和母馬同時對牠望了望，都認為牠有驚人的氣力，跑起來又快、又持久。但是牠非常固執、兇惡、自大和暴躁。有一匹淺灰色的漂亮的小種馬追趕着牠。牠小得可笑。從旁邊看起來，也許以為牠跑得非常地快，因為牠把蹄子蹣得這麼頻繁，把腿提得高過膝蓋，牠那整潔的脖子和美麗的小腦袋上露出興奮、認真的神情。伊朱姆洛特只是輕蔑地斜視牠一眼，把一隻耳朵轉向牠這一邊。

另一個騎手說完了話，簡短地大聲笑起來，好像嘶叫一樣，讓母馬自由地奔跑。牠安詳地、毫不費力地跑，好像牠奔跑的速度全不依賴牠自己似的。牠離開了伊朱姆洛特，向前跑去，帶着那勻整、發光的背脊和順着脊骨黑得幾乎看不出來的小皮帶輕快地滑過去。

但是伊朱姆洛特立刻追上了牠，很快地把一匹棗紅色、鼻樑上有大塊白斑、正在疾馳的跑馬扔在後面。牠跨着頻繁的長步跑去，有時伸長身子，朝地面彎下去，有時前腿與後腿幾乎在空中聯結起來。牠的騎手全身後仰，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座位上，吊在拉直的韁繩上。伊朱姆洛特開始激動起來，冒火地向一邊奔竄。但是英國人不知不覺地牽住了韁繩，他那雙手對馬的每一個動作是又機靈又敏感的，這時突然覺得像鐵似的了。那匹棗紅色的種馬已經又跑了一圈，在看台附近再追上了伊朱姆洛特。到此刻為止牠一直在跑，可是現在已經渾身是汗，眼睛佈着血絲，氣息很粗。騎手屈身到前面，沿着牠的背脊用盡力氣抽了一鞭。臨了馬夫在大門附近攔住牠的

① 阿爾申：俄尺，等於〇・七一一公尺。